

❖ 序与跋

笔落烟火藏山海

——宁小华散文集《倾心相见》序

周伟

我曾在《洞口天地宽》(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)一文中写道:“雪峰千年,见证这方神奇土地。春风万里,留得此处诗意山水。太多的诗人神往这里,流连这里,为之感而慨之,歌而赋之。”

是的,洞口这片诗意氤氲、灵秀天成的土地,滋养了一代代文人。雪峰山下文人蔚起,平溪江畔文潮不息。当代以来,著名教育家刘寿祺,著名经济学家尹世杰,著名语言学家、音韵学家唐作藩,著名作家谢璞,著名史学家刘泱泱,著名水彩画家黄铁山,著名小说家姜贻斌……一众乡贤翘楚,皆从这里走向全国、蜚声业界。我有幸生长于文昌塔下,浸润山水文气,笔墨之间也因此有了几分山川灵气与乡土底蕴。

宁小华是近年来洞口本土极具潜力的实力派女作家,她扎根故土,深耕乡土,文字从山野烟火中自然生长,带着山野的清朗明净,既有细腻温情的底色,又有开阔舒展的格局。她是洞口文坛难得的多面手,不局限于单一文体写作。新闻纪实的严谨、报告文学的厚重、现代诗歌的凝练……多年跨文体的沉淀,日复一日丰富、打磨、淬炼出她的文字质感。新闻写作教会她忠于真实、落笔务实;报告文学让

她始终立足现实、关注时代;诗歌的浸润、歌词的滋养,令她的语言干净克制、意蕴绵长。而散文,是她最自由、最本真的书写载体,用来倾诉内心最真挚的情感。

品读她的散文,题材广博,气韵充盈,质感鲜活,真诚而有气象。她的作品带给我们血脉的亲情、邻里的温情、市井的冷暖、清茶的闲韵、草木的枯荣、乡土的回响、山河的静穆、岁月的余温……凡此人间风物、尘间悲欢,她皆以本心,与故土众生、世间万物倾心相见。作为女性,她心思细腻、感知敏锐,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生活片段里捕捉温柔与微光,将平淡岁月描摹得温润治愈、情深意长。一草一木、一餐一食,以及雪夜暖意、故乡清辉、朝暮烟火、山河清音,皆被她细细描摹、静静铺展。她赋寻常风物以温度,赋平凡众生以气韵,赋烟火生活以深情,终构筑起独属于自己的文学天地与精神世界。

她俯身拥抱寻常烟火,抬眼眺望寥廓大地。《雨中茶说》在烟雨茶园寻访本土茶脉,于氤氲茶香里体悟制茶守心、茶品如人品的生命哲思。《在阳光下行走》于融融天光间体悟向阳自持、简素自守的生命信念。《女人如花》借花木喻世间女子,文字温婉澄澈,于万物生息之

中参悟人性之美,流露细腻通透的生命感知。在《倾心相见》中,向内观照自我,于寻常烟火之中叩问写作初心,尽显安然从容的生命体悟。《珍贵的“药方”》从市井药铺日常小事落笔,于人间烟火里打捞朴素善意与温润的人情暖意。在《杀猪菜的幸福滋味》里,以湘西西南年俗吃食为切口,于烟火食事里打捞亲情记忆、朴素家常。《月是故乡明》借一轮明月牵起少时旧事与念亲情思,于清辉流转间安放绵长深沉的故土乡愁。《又是一年蜜橘飘香》以雪峰蜜橘为载体,融物产风物与乡土记忆,于果香之间书写一方水土的时代变迁。《走进宝瑶》把山水风物与乡村变迁相融,既写旧驿沧桑,也照见乡土新生的时代面貌。

与诸多女性写作者不同,她跳出庭院方寸的桎梏,摆脱儿女情长的羁绊,不囿于细碎日常的拘囿,目光始终望向广阔乡土与时代长河。她静静地观察乡村的迭代蜕变,忠实地记录山乡巨变中的人事更迭、村落新生、山河新颜。当笔触伸向新时代新乡土时,她的文字褪去温婉柔媚,多了几分清朗骨力、疏朗气度。可以说,细处有情、阔处有骨,柔情而不柔弱、开阔而不空洞,让她的文字有了鲜明的辨识度

和不凡的气度。

也许,每个人心中的好作品,都不一样,但归根结底,动人、走心、聚魂,自是不变根基。著名作家孙犁说:“我一向认为,作文和做人的道理,是一样的:一、要质胜于文。质就是内容和思想。譬如木材,如本质佳,油漆固可助其光泽;如质本不佳,则油漆无助于其坚实,即华丽,亦粉饰耳。二、要有真情,要写真相。三、文字、文章要自然。三者之反面,则为虚伪矫饰。”

我也曾在一篇散文创作谈中谈道:“作者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,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悟。要满怀真情地写作,感动了自己,才能感动广大的读者。要尽可能深入自己的话语之乡、回忆之乡、情感之乡、生命之乡、灵魂之乡,从而真正树立起自己的散文之乡。”

我始终以为,文心贵真,文字贵诚。身为写作者,当不忘初心、守正创新,忠于生活本真,体察人间况味,恪守文学良知。写作中,要时刻保持清醒自持,不偏执、不片面、不悬空。不必一味怀旧守旧,不能因眷恋旧时风物,就漠视乡土的新生与成长;不必刻意堆砌抒情,让乡土文字流于模式化、同质化;更不能脱离真实民生与鲜活烟火,唯有贴着生活走,贴着低处生,贴着乡土长,方能孕育出颗粒饱满的文字。

我们要始终葆有一双慧眼,于烟火里寻真,于平凡处落笔,于纷繁世相中守住内心的从容与澄明,才能看见生活本来的样子。

是为序。

(周伟,文学创作一级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)

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

让失误变财富

陈俊艳

学生坤性格有些浮躁,可好胜心又特别强。那次期末考试数学不及格,为此他伤心极了,在教室一个劲地叹气。

见他唉声叹气不停,我觉得有必要劝劝他了。我拿起试卷,发现果然有几道简单的题他失误了。我故意轻松地笑了笑:“虽然你犯了不该犯的错误,但这些都是小问题,对人生没有任何不良影响。你只要吸取教训,也许坏事会变成好事呢!”

“真的吗?”坤好奇地问。

我示意他坐下,然后开始讲一个故事。

“以前,初中生有两种选择:一是考高中,然后考大学;另外一种是考中专。考上中专的学生,毕业后国家是分配工作的。因此,农村有很多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,都希望考上中专,以减轻家庭负担。有一个女孩,读书特别用功,她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考中专‘跃农门’上,因此成绩也特别好。初中毕业考试,最后是英语考试,她暗暗叮嘱自己要千万小心。可就在快下考的时候,她猛然发现题序填

错了。一走出教室,她就放声大哭,可是哭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”

“啊?”坤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

“后来她怎么了?”过了好一阵,坤才忍不住好奇地问。

“还好,考上高中了,中专分数不够,只能读高中。”我慢悠悠地说,“不过,就是因为这次失误,这个女孩读书特别勤奋。而且,她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,最后考上了大学。”

听到这里,坤好像明白了什么,叹了一口气说:“真是吃一堑长一智了!”说完,他的表情从凝重转为轻松了。

我最后还是没有告诉坤,那个女孩其实就是我。学生失误,在所难免。作为老师,若对学生一味批评,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。正确的做法是,教育孩子放下思想包袱,吸取教训。让失误变成财富,才是至关重要事情。

从那以后,坤的性格明显沉稳很多,类似的错误再也没有犯过。

(陈俊艳,武冈二中教师)

太阳雨

严琰

高铁抵达延安的时候,我遇到了一场“太阳雨”:那时晚霞正烧得浓烈,却有细碎的雨珠斜斜落下来,金闪闪的,像点点光阴。走出出站口,迎面望见宝塔山,她仿佛是披着阳光与雨水的织锦,明媚而不失庄严。

接下来几日的课堂上,授课专家讲延安精神,声音平缓得像延河水,却一字一句皆有分量。我低头记着笔记,南泥湾的锄头、吱呀的纺车、寒夜里搓麻绳的大手,忽然就从纸面上站了起来——那些字句不再是遥远的掌故,而是带着体温的峥嵘岁月。

回想自己在课堂上,每讲到“艰苦奋斗”,底下总有学生悄悄交头接耳:“都什么年代了,还讲这些?”对于那些在丰裕物质条件里长大的孩子,“艰苦”只是两个印在教科书上的汉字,冷冰冰的,哪里戳得动人心?听过专家春风化雨般的讲解,我深深体会到——面对孩子,要讲的从来不是苦难本身,而是苦难中淬炼出的那种精神;不是让孩子们重吃一遍苦,而是要让他们晓得,好日子绝不是天上白掉的馅饼。

最难忘的还是重走长征路。7月的陕北,日头像烙铁,黄土滚烫,碎石硌得脚底生疼。不过半个时辰,膝盖就发软。汗珠子砸进土里,倏地就被

吸干。我教了许多年思政课,长征史料读了不知多少,却从没有这样真切地走进过这段历史。那一刻我明白,长征,原是由无数动人的瞬间叠起来的——饥饿时让出干粮的手,疲惫时互相挽着的臂膀,绝境里仰望北斗的眼睛。

看情景教学片《再回延安》时,有个场景让我格外难忘:夹金山上风雪肆虐,年轻战士们手挽手攀着冰崖,一个趔趄便有人滑落深渊。前排老师抽泣起来。我掐着掌心,眼泪还是簌簌地落下来。我站了大半辈子讲台,以前总抱怨课堂冷清,抱怨学生们不肯用心,可自己的课又有多少温度呢?是的,作为思政课老师,自己心里若没有一簇阳光,脑海中若没有真正的信仰,跟孩子们讲的话便是纸扎的灯笼,风一吹就灭了。

离开延安的前夜,我一个人漫步延河岸边。月亮把河面漂成银练。我踩着河滩的卵石,又想起初到延安时的那场太阳雨——霞光万道,亦雨细风和。我想,当我重回课堂,再次面对那些年轻的眼睛时,我会以雨润无声的姿态,告诉孩子们关于延安、关于长征、关于奋斗的故事,让信仰的火炬燃烧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。

(严琰,湘中幼专马克思学院教师)



中国传统建筑多为青瓦屋。房子长期日晒雨淋,或遭遇冰雹后,一些瓦片就会破碎,造成房屋漏雨。因此定期“捡瓦”,把屋顶的瓦片重新修整一遍,是很有必要的事情。

捡瓦,也是以前农村年关时节整理房屋的重要内容。每到年关,捡瓦师傅就忙不过来。捡瓦是个技术活、辛苦活,要把房顶上的瓦全部翻一遍,清理碎片和杂物,更换好瓦片,檩条椽子朽了也要换新。

伴随着社会的发展,农村的瓦房逐渐被平房、楼房代替。捡瓦这一行当,便渐渐消失了。

(唐文林、王艳萍,宝庆烙画传承人)

❖ 湖湘三百六十行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一河流水载一方歌。

流淌在苗乡腹地的巫水河,不只有温柔月色、绵长碧波,更藏着千年绵延不息的山野歌声。世人皆知巫水之美,美在青山环抱,美在灯影粼粼。而于土生土长的城步人而言,巫水最动人的风骨,是萦绕河畔、穿越古今的苗乡山歌。流水为弦,山川为台,世代苗家人临水而歌、伴水而吟。

城步有着“中国山歌之乡”的美誉,这片苗疆热土,自古便是歌的海洋。千百年来,苗乡儿女依山而居、傍水而生,春耕夏耘、秋收冬藏,烟火日常里从不曾缺歌声。日出而作,山野田垄有歌;星月归程,河畔村巷有歌;婚嫁喜庆、岁时佳节、祈福迎新,处处山歌悠扬。歌声融进清风流水,浸润岁岁年年,成了巫水两岸的民俗底色,也成了所有城步游子最绵长的乡土记忆。

儿时的夏天,总与巫水的风声、歌声相伴。那时的巫水河,没有如今璀璨的夜游灯火,没有规整的滨水步道,却有着最纯粹的山野诗意。清晨薄雾漫过河面,两岸草木青翠欲滴,早起的乡亲扛着农具走向田畴,清亮的山歌便顺着流水悠悠飘荡。曲调随性自然,不刻意雕琢,山野气息扑面而来,句句唱的是春耕、是劳作、是对山河的热爱。

老辈人唱山歌,从不用乐谱,无需排练。山歌是山水教的,是岁月养的,是一代代人口耳相传的乡土精粹。春日播种,唱万物生长、风调雨顺;夏日耘田,唱烟火安稳、岁月安康;秋收丰年,唱山河馈赠、耕耘不负;冬闲守岁,唱邻里和睦、阖家团圆。词句浅白,唱腔质朴,却藏着苗乡人最纯粹的善良与坚韧,藏着山野人间最温暖的烟火情长。

最难忘的,当属农历六月六。这场苗乡传承千年的山歌盛会,是巫水河一年之中最热闹、最温柔的时光。岁岁此日,山歌四起,湘桂边界的各族乡亲奔赴河畔,以歌会友、以歌传情。往日静谧的巫水两岸,人声鼎沸,歌声交织。老辈的古朴古调、中年的温润抒怀、青年的清亮新声,层层叠叠、此起彼伏,与潺潺水声、阵阵清风相融,汇成一曲盛大的山河长歌。

那年六月六,我挤在人群中,

看见一位白发阿婆独自坐在码头最低一级台阶上。她没有唱,只是闭着眼,手指在膝上一下一下叩着节拍。散场时,有人问她是在做什么。她笑了笑:“年轻时对歌输了,嫁错了寨子。但调子没错,调子我记了六十年。”说完慢慢起身,消失在散场的人流里。

小时候不懂山歌的深意,只觉曲调悠扬、悦耳动听,只爱那热闹的盛会、淳朴的烟火。年岁渐长,走出山野,奔赴远方,看过万千山河、听过无数乐曲,才慢慢读懂——巫水河畔的山歌,从来不止是歌谣。它是苗乡的文化根脉,是山水的独家情话,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史诗,更是漂泊游子最深的乡土眷恋。

那些代代传唱的山歌,记录着苗乡的沧桑变迁,镌刻着山野岁月的冷暖朝夕。从远古先民刀耕火种的质朴年代,到如今苗乡振兴的崭新篇章,山歌从未断档、从未褪色。它见证着巫水河的四季流转,见证着村寨的迭代更新,见证着一代代

巫水听歌

肖良斌